

第八屆「關中·外緣」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心得報告

李筱涵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當獲知自己有幸錄取這個師資堪稱鑽石陣容的學術營隊時，心底不知有多興奮。若非有這個機會，此生都不曉得是否有機會能到寧夏固原一探須彌山和距今三千年前掩藏在深土裡的姚河塬商周遺址。行前仔細閱讀各講次的課程材料，除了賈平凹的小說《廢都》、王明珂老師與田曉菲老師的文章比較接近我原本的知識體系之外，其他幾位老師的論述多是我較不熟悉的史學範疇。所以這次學術行，也是我在思想碰撞、啟蒙的一次冒險。

從文史轉到以史料考察、考古為中心的觀點，對文學人來說簡直要掉到另一個世界。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和思考角度，衝擊著我的同時，也刺激了我反思過往各種不同的閱讀經驗。嘗試轉換從另一種史觀和視角觀察周圍的環境和研究素材。第一天晚上的報告，還沒熟悉整個模式，陰錯陽差成為第一組上台報告的代表，主要只能延續我熟悉的文學表徵和抽象的文本思維來討論歷史與田野的問題。果不其然被詬病為過度抽象，我後來幾天很認真去思考如何更具體在歷史情境去體察所謂的田野觀察。在歷史文本裡的表徵和文學符號的象徵很不同，他是有一個實際指涉的場域和個體與環境應對的關係。比如那幾天，我們談關中與外緣；如果把相應的空間放在歷史時間軸去觀察，就會發現，關中與長安之所以成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必然歷經長時間各種因素的影響漸進建構而形成。反之，它被消解成為邊緣，也是一個漸進的結果。換言之，這個問題其實不應該只停在邊緣與中心相對參照的座標系來判別；或許應該將它放入時間軸，觀察它的歷史動態與興衰因素。而這一切都不是架空與虛設的理論，它有時間和空間的情境作為基礎要素。

以此反觀文物的出土與重建，則幫我們了解在不同階段某個國家在文獻記載之外的生活實踐；為我們在判斷轉換關鍵期的時候，帶來提示。從漢陽陵的形制、陪葬和各種文物，不僅顯示了漢人如何透過地下陵墓體現理想的城市設計與死後所延續的世界；也具體展現出一個國家的物質技術與文化軌跡。懷著對遠古的好奇，人們還是掘開塵封千年的古墓一探究竟。雖然終究依循盜墓者的痕跡侵擾安睡長眠的亡者；但考古工作與研究仍然是件有意義的事。這項艱辛且需要極大耐力的工程，是為了讓某段被遺忘在黃土底層的商周故事，漸漸重見天日。可能驗證或推翻，也許更新或修正，每一片墓穴裏的殘骸玉片都銘刻著他們歷經最後的生命時刻；而我們從這一切得以窺探，往過去的時空更貼近一些。

從周公廟與周圍各種祠堂的出現，則讓我想起以前選修歷史系開設的城市史課程，談到宗族、宗教如何以宗廟、祠堂和寺廟相互合作、衝突或彼此滲透影響，來建立在地方的影響力；同時反映出官方、地方仕紳和民俗信仰之間三重角力的現象。但同樣也是很難用正廟或淫祀去簡單劃分；因為這可能有歷史階段上的定義變動，它們可能不是只代表其中一種文化表徵而已（就像我們連續幾天爭論不休的郊媒殿與姜嫄廟，也有一個從祭祀儀式到廟堂化的時代演進歷程）。這時候，史料的採集與碑文識別的工作就變得很關鍵了。這次在田野裡尤其深刻體驗到何謂「進廟找碑」的意義，透過組內有相關背景知識的同學們互相討論碑陰、碑陽文字內容上的各種資訊與文獻之間對讀的蛛絲馬跡，發現新的問題意識和歷史線索，這才是史學之所以不斷在田野中翻新織就的意義。

無論如何，這次的課程與學術考察都讓我獲得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體驗，也深感自身學養尚淺；然而，放開心胸嘗試跨學科思考各種問題，說不定能讓未來的文史研究視野變得更開闊。感謝中研院史語所與營隊的各位師長和學界先進，因為有你們，讓我在這個暑期裡將自己的閱歷與眼界都擴增了一大步，相信這個這麼棒的學術營能越來越好。